

受法 弘法

白公老人永遠引領著我們

釋悟因

時代的見證者

一九八〇年元月我晉山嘉義香光寺，同年三月「香光尼眾佛學院」舉辦第一屆開學典禮，我的院長白公老人親臨主持！七十六歲的老人由今能長老陪同南下。記得今能長老常常對我提起：「我們是坐夜快車從台北南下，老人家很高興你把佛學院給辦了，要堅持喔！」當時的印象，院長高大、威嚴，聲如宏鐘，就像一位巨人的身影！

直到今天，我年長到可以感受老人不堪旅途顛簸、身體摧枯拉朽的年紀，我才深刻體會老人提拔、護念晚輩的深切！甚至，直到我年長到對世界局勢愈來愈洞悉，我



才明白，白公老人當年蒞臨主持佛學院開學典禮的意義，是對新人站上時代舞台的嘉許，也是對時代的見證！

原來，一九八〇年，我們共同迎接一個大時代的開啟！

一九八〇年的前一年，一九七九年，如同《奇怪的叛道者：一九七九與廿一世紀的誕生》(Strange Rebels: 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)的作者克利斯蒂安·卡里爾(Christian Caryl)在書中所揭示的，在一九七九年有四位改變歷史進程的領導人在世界舞台嶄露頭角，他們是英國的瑪格麗特·柴契爾(Margaret Thatcher)、伊朗的宗教領袖霍梅尼(Ayatollah Khomeini)、中國的鄧小平和羅馬教皇約翰·保羅二世(Pope John Paul II)。而這一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、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包圍，蘇聯入侵阿富汗，揭開了廿一世紀的序幕，形成今日我們所見到的世界格局；蘇聯的解體、中國的崛起以及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出現。

時代已然來到一個歷史的轉捩點，一向對世界局勢相當敏感的白公老人，應已嗅到這巨大變遷的氣息！

始終一貫的春風

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到新竹探望白公老人，報告籌辦「香光尼眾佛學院」的進度。白

公老人當時正在新竹翠碧岩寺主持戒壇，老人劈頭說：「要用結構來辦學，結構勝於演繹。」又說：「結構教學可奠定學生學習的基礎，將來佛學院畢業，他可以在佛法的架構中繼續自學探索，久而久之，就有自己的體驗，也能自己發揮。」

這就是白老人的教育模式：結構式的教學、系統性的架構！這也是老人終生服膺的信念與努力實踐的方式和特色。得到老人的激勵，我走上與當代佛教不一樣的弘化旅程：培育僧伽、建構僧伽，在相互提攜中相互成長推展法輪。香光尼眾佛學院從開辦至今（二〇一三年），年年招生，從未間斷。儘管學生不多，儘管地處山區偏鄉。

辦學多年來，我一直無法忘懷培育我的母校——中國佛教三藏學院。而所有的啟蒙來自院長白公老人。我感激、緬懷這因緣的促成。

一九五七（民國四十六）年白公老人於臺北十普寺創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，前後開辦二屆六年（一九五七—一九六三年）。佛學院開辦的第一年我十八歲，就在十普寺由靈隱寺明宗法師剃度、入學，在白公老人座下我整整熏修六年。

老人為我們奠下的僧伽教育的基礎是全方位，也是多元的！尤其語文課程，華語文、英文、日文（儘管每次說到日本，他都很不舒坦。）更可貴的，還請來漢文老師教「彙音寶鑑」，教我們學習語文拼音。無疑的，這是老人對時代變遷的敏感與掌握！由古文字音讀過度到現代音讀的時代差距是需要因應！

而於一九五〇年代在佛學院開英語課，更是走在時代的尖端！英文課由陳老師教，他受日本教育，在交通部電信總局工作，相當有耐心。在教導、陪讀的五、六年間，法師們都不修了，最後只剩我一個人，院長仍然堅持繼續開課。或許是我的資質駑鈍，雖好學，而確實成效不彰。至今我的英文只用來閱讀、文法分析。聽說讀寫的功能沒有具足。現在想起來，某些教學的條件是需要檢討、檢視的。學習也是緣起法。

就這樣我開始參與佛教——參與佛教的開端始於佛學院體系。它將我從小耳濡目染的民間信仰逐漸拉開。是白公老人引領我看到與民間信仰對供桌燒香膜拜的不一樣的「佛陀」。我一頭栽進佛教的領域，從剃度圓頂、受戒、入學、誦經、禪坐、課誦、結夏、自恣，乃至在就學期間得到院長的提攜，屢次擔任複講、助教、講課，甚至到戒場擔任引贊、口譯、講戒……。這些，有的是學習項目，有的是職稱，有的是佛教儀制的操作。除了課堂上的修學，院長更提供、製造各種適合奉獻、服務的平台！對比丘尼的信任、提攜，臺灣比丘尼僧伽得以延續發展，院長是促成的重要推手！

在院長座下修學，我一面研讀一面切磋，跌跌撞撞，卻也一面修訂推進，相互增益。甚至畢業後住持寺院領眾，開辦佛學院，聊備一職；從學習到志業參與；從學僧到教學；從受法到弘法，一路走來五十餘來始終如一。開始是信任，終點仍是信任。最初的「信」是個人的直覺反應，目前仍堅信不移，對佛學院式的寺院修道型態情有

獨鍾，這是「信」的實踐落實。佛教的教理行果、信解行證，理論與修持實踐的實際開顯是一面學習、一面實驗。在這過程中，團體是最好的實驗室。在六年如沐春風的熏修裡，我的弘化自然是系統性、架構式的組織。

僧伽教育是我一生堅持的志業，它需要經驗累積；從數年的佛學院到僧伽終身繼續教育；從理論與實踐的相資互證，從事教育需要一座像樣的圖書館，供僧人、信眾和社會人士共同使用；由開辦佛學院而建立「香光尼僧團」（比丘尼僧團）；由僧伽養成而共轉法輪；僧伽弘化需要壇城，於是開辦「佛學研讀班」、文化出版、建立山林道場與都市寺院的整合型態。

這些設置都有與法相應的因緣，有社會對宗教的渴求；我相信能服務奉獻就是福報，也是再成長、輾轉增益的契機。目前還在精進中。

精進、奮鬥

我一頭栽進佛教的領域，由生轉熟；經過三十餘年卻也由熟轉生了。佛法的本質是緣起，在流傳的過程仍得面對時代與文化的適應。時代不斷在變動，如何能一成不變？每一法都是相依互涉，都有它表詮的意涵。

當有人問我「出家的心得為何？」我往往是「顧左右而言他」；若再追問，我的回

答是「不可說，不可說」；若仍再問，我會說「不可思議」或「體驗因緣，是不能盡如人意……。」

「不能盡如人意」不寄予人太多的揣測空間。事實上，各行各業莫不如此。如同院長白公老人常舉的例子，「沒有天生的彌勒，也沒有地長的釋迦！」除了努力、奮鬥，精進不懈之餘，仍然是再接再厲。只有奮鬥耕耘，才有創造的空間。出家僧侶的修行生活可曾例外？出家修道的意涵，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，這必須身心完全沈浸在法海裡，親自體驗、品嚐。

從一九八〇年跨到廿一世紀，世界局勢風起雲湧，文化思想的格局與社會氣象，衝擊變動、對立矛盾；美蘇冷戰結束、柏林東西圍牆崩塌；非洲的版圖逐漸被發現，它不只是一小塊地區；東西方的宗教在相互消長，而穆斯林的人口不斷在膨脹；全球經濟面臨能源危機及地球暖化問題；亞洲的經濟，中、韓、日、印、泰、馬躍上世界重要版面；而中美、兩岸、南北韓仍在對峙中……。

我必須準備好面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挑戰，儘管我自認夠認真，儘管我正經歷生命中艱難的轉折……。信，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；信，信自、信他，這樣的學習豈只是佛法的聽聞而已！如院長白公老人常說：「必需學著毋需隻字片語，也能向學生傳遞『我在這裡』！」



佛法網路公開課

網路學佛不打烊
多聽幾次不會忘
香光佛法網路公開課
讓你什麼時候想用功
就可以用功

◎已推出的課程

【壹】

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
的啟示

【貳】


《法華經·方便品》
的啟示

即刻搜尋

YouTube™ 佛法網路公開課

最新課程訊息

YouTube™ 香光莊嚴雜誌

 <http://www.gayamagazine.org>

佛教的信仰與佛教文化的詮釋，在時代洪流中需與時俱進。院長白公老人提供給我們的楷範、提撥一向就是信任。老人參與中國佛教會之深，相較於我幾乎是微乎其微的參與，也是我的遺憾。但歷史性任務的堅持，與個人習性有關，不參與並不是不關心，而是能力有所不逮。

時值院長圓寂廿五周年之期，我僅獻上心香一瓣和我的稟白。

無論世局如何變化，老人的思想、精神永遠引導著我們！

對院長的稟白